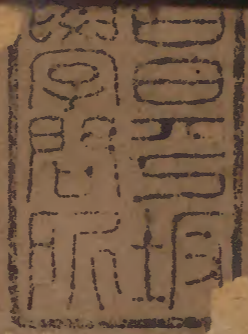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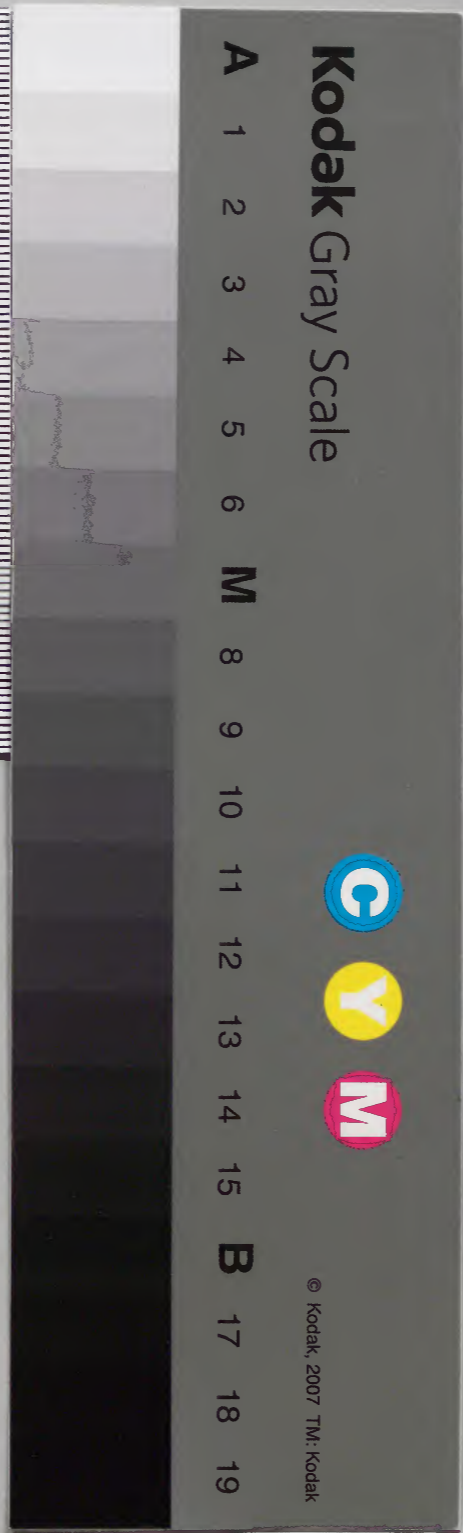
史記
傳六十五之七十



				漢書門
二	四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五	漢
九		〇〇	書
函		二	
二		〇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02	
冊數	20 (20)		
函號	279	8	



倭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二百二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

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漢興

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其暴猛抗直也然籍儒以倭幸孝惠時

有閎孺正義曰籍閎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倭貴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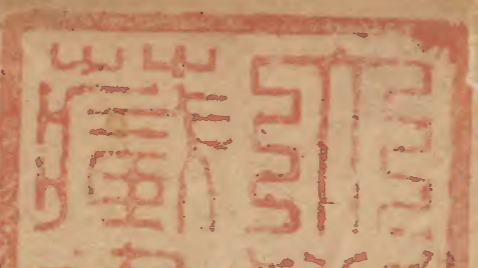
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

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鵠目帶漢書音義曰鷄鵠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

隱曰許慎云鷄鵠鷲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鵠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鷄鵠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傳

脂粉索隱曰傅音付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

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



公父北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

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後屬犍為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

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索隱曰濯音棹遲教反孝

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

其衣袈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曰袈音篤袈衫襦之橫者帶後穿覺而之漸臺索隱曰覺音教○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

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目

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

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尊幸之日異

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

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言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

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

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

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

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利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

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

為帝喑吮之索隱曰喑音任格反吮音仕允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

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

使喑癱喑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為帝喑吮之心

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

萬曆二十四年刊

文選卷之三十五

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

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

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物吏輒沒入以充贖也一簪不得

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

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都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

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

寵最過庸不乃其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

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嫣

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

下郎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

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

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

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

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

泣曰請得歸國人宿衛比韓嫣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太后由

此噉嫣徐廣曰噉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

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

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曰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

坐法腐給事狗中

徐廣曰主獵犬也

而平陽公主言延年

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

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

善承意弦次初詩

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

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

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

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

久之復與中人

徐廣曰二云坐亂弟季與中人亂

出

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

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

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

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

傳稱令色

詩刺巧言

冠鷄入侍

傳粉承恩

黃頭賜蜀

宦者同軒

新聲都尉

挾彈王孫

泣魚竊駕

著目前論

史記列傳第六十五終

史記一百二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矣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口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

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

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

索隱曰髡音苦竟反贅壻女之夫也長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刺之物也

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

喜隱

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

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

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二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

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

索隱曰案謂為田求福穰操

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

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案甌窶猶杯橫也窶音如婁古

字少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

汗邪汗邪下地田也○索隱曰即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正義曰汗音鳥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

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

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

親有嚴客髡希講鞠臆徐廣曰希収衣裏也裏矜也講臂桿也音溝鞠曲也臆首其紀反又與踞同謂

小跪也○索隱曰希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

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

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

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

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醜反直視兒○索隱曰眙音與瞪同謂直視也丑醜反音丑二反前有墮珥後

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一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

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

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

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

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

主客正義曰今今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優孟在楚旃在秦也長

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

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

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

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

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槨楓椁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槨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槨槨綿反發甲卒為穿墳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隴竈為椁索隱曰皇覽亦說此事以隴竈為椁安也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齎以薑棗索隱曰古者禮內則云實康於其腹中屑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注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也

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云火送之箸端葬之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
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
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
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
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
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
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
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
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

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正義曰御覽反大呼曰
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
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
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
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

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
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
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
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
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
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
遂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

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

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

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索隱曰案東武縣名

侯乳母常養帝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帝

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

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

上書曰其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

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

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

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

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
 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
 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
 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
 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
 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謫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叙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
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
 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 朔初入長安至公

車上書

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馬掌殿司馬門夜徹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

之秩六百石

凡用二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
 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
 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
 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
 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
 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
 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
 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
 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

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
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
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 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

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
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議論共
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 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
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
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

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
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
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
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
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
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
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
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

乎傳曰天下無害齒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
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
務脩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
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一年逢文
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
孜孜脩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
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
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
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曰在長安
縣西北二十里
長安故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櫺音歷
重櫺闌楯之下有重櫺處也其

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
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
大殮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
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
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
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駟然也遠
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
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
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
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
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

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為長

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

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

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甯乘說青而

拜為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

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

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

生幸告之以便計請秦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

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

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

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

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

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

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

青綯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

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

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

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

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
 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
 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
 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
 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
 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
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
 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
 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
 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

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
 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
 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
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韓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
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曰云王
 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
 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官府門王先生徒懷錢
 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
 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
 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

治北海正義曰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

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

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

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

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

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

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

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

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

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

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妻婦正義曰河伯華陽產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

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二老廷掾常歲

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三十萬為河伯

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

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

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

音蹄厚繪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

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

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



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因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第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

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

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

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二老為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

冠前謂之為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虛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署側

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

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

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

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

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



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

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

田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

飲祝曰今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西也以

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

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

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濯其後也

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

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

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一渠經

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一渠橋絕馳道相比

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

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

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

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

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

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魏文帝問羣臣孰優大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

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

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趣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

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

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

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老利仁畏罪者強仁

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

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由是觀之仁相比如安仁優矣

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

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

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度量又不得錯

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

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入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吐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欺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

滑稽鴟夷

如脂如韋

敏捷之變

學不失詞

淳于索絕

趙國興師

楚優拒相

寢丘獲祠

偉哉方朔

三章紀之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終

史記一百二十六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

索隱曰周禮有太卜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

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

洗沐

正義曰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

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

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

試之下數中以觀采

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埋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

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

曰吾望先

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

之卑何行之汗

索隱曰音鳥故反

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

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汗長者一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汗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

索隱曰謂卜者自誇誇而

莊嚴以得人情也

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汗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

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汗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甲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貴娥趨徐廣曰客而言索隱曰娥音纖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止曰客

旅謂之賓人末長官謂之正

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譽無異於操白刃劫

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

適 索隱曰音釋 適猶調也

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 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

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兮窮棄於



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

策定卦按式正基

徐廣曰式音拭○索隱曰按式即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

地之辰故云旋式基者蓋之狀正基蓋謂下以作卦也

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

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

乃後人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

索隱曰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

而後有故云有之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

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

之下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

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

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

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

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

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

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

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

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

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

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

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

萬曆二十四年刊

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庶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驎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勅上養下多

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

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

音暢禁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

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

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

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

見奪精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椒精而要之王逸云精精米所以享神為人主計而不審

身無所處索隱曰精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可此相去見奪其精米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

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

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

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

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

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

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本根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

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

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

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

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

口不言者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

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

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

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

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

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

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

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

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

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

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
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
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
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
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
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有自來矣 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書亡罕紀 後人斯繼

季主獨美 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終 史記一百二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問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曰老龜策列傳曰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

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
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
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
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
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
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
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
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
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
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

咸得自効絕倫超竒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

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

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

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

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

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

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

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撻策定數徐廣曰撻音逢一作達○索隱曰撻謂兩手執著分而撻

之故云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

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

龜不占晉文將定襄土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黃帝戰于阪泉

之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

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

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

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

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背音佩信禎祥者

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

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

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者百

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

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

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

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

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

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

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

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

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著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

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著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著即藜著擣古稠字下有神龜

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

靜無風以夜捐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龍也蓋然火而籠罩

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

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

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蒼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

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

而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蒼者不能中古

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蒼長八尺

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

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

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

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王

龜凡八名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

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

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

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

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潤澤之所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

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蚘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

云蚘龍屬音決○索隱曰蚘當為蛟龍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

能得百莖蒼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

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
 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
 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
 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毛反臚臂○索隱曰臚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
 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
 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
 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
 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
 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
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

齊戒以待譴然

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爾白蛇管蟠杆此林中也譴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

符也

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

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

我切謂被髮也

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

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

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

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

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

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

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

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

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
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
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

索隱曰且音子余切
泉陽人網元龜者置

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
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
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
平而問之

索隱曰宋元
王之臣也

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

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
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
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

式而起

徐廣曰
式音勅

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

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

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士子

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
今三言之謂昨夜為今昔宿在

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

正義曰
漢大河

江河固期南

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
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
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
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
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
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

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

莊子三得白龜圓五尺

使者曰今

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並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

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

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
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
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
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
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
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
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
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
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
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

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難其咎
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
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
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

誕謾

徐廣曰誕一作訑音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由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

或醜惡而宜大官或

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
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
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
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
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

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

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

謂諸草木之怪謂之妖禽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

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

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

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耨之徐廣曰音憂○正義

曰耨覆種也說文云耨摩田器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

受其利以是觀之非疆不至故曰田者不疆困倉不盈

正義曰說文云園者謂之園方者謂之廩商賈不疆不得其贏婦女不疆布帛不

精官御不疆其勢不成大將不疆卒不使令侯王不疆

沒世無名故云疆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

求於疆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徐廣曰積音子旋反

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音子旋反

拌音判○索隱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

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疆不

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

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

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

惑也雖然禍不安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

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
 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去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
 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
 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
 無道矣諛臣有眾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
 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
 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
 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
 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
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
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

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筋為與羹連或非箸樽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筋也聖人

剖其心壯士斬其脰脰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

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

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

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

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

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

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

如此腸如涪湯徐廣曰涪音館一作沸是人皆富有天下而

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汪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

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

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

索隱曰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

賦歛無度

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

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實恐不

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

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

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

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

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曰音瘡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

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

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

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

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

卜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

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剥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

能令衛平無言言事自全至身而擥當時不利又焉事

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

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

雲拜名善射不如雄渠逢謹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

子曰射者重以逢蒙明子之巧劉歆之略有逢謂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

柱折天故母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鬼知

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為德而君

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

辱於鵠郭璞曰鵠能制虎見鵠仰地淮南萬畢曰鵠令鵠反腹者鵠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

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蜘蛛似蝗入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蜘蛛而大黑色

外有節理中真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間日辰不

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

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因

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

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

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空

曰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法作棟音都貢反○正義曰言為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

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

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

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

點為十日也若二十八宿龜也十一月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

首俛大者皆索隱皆魚兩反○足開索隱曰

卜兆之狀也四月正義謂兆首仰起胎開音琴胎

謂兆足首俛大索隱曰俛音五月 橫吉

歛也免兆首伏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龜鏡

卷五

首俛大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下及殺龜日中如食巳下暮昏

龜之微也索隱曰微音耳謂微繞不明也 不可以下庚辛可以殺及以鑽

之常以日日被龜索隱曰被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 先以清水澡之

以卵被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

祖徐廣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為掌法耳 人若巳下不中皆被之以卵東向

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被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

以卯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索隱曰梁米也卯雞子也煇也

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迤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榑言灼之以榑

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

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煇音趨煇焦也言以梁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祥今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 被去玉靈

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

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

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籠也 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又灼龜首

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

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 夫子

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

數刺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廢也皆放此 莫如汝

莫如汝

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

徐廣曰行一作身

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

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叔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脢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脢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
兆首仰足脢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
首仰足脢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
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脢首仰身首

曰一作簡字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脢首仰若橫吉安安
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脢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脢脢勝有外不見足開首
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脢首仰不來足開首仰
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脢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
脢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
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
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
孰足脢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脢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
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
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
身節折足脢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
脢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脢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脢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十日瘳

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

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

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

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

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

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脢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
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
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
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脢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
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
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
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
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
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

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
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
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
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
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
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
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
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
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
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

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胷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

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
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家室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
不孰民無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
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無
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繫盜盜行不
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
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矜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
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
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
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
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
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
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
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
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脰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
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

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
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
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脰以占病
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
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
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
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脰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

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卜病者

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

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

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

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告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

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胗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

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

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

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

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

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八

三三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母罪行行來
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可居
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
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胗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
望行者不來行不行來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母罪
難出行不行來不見人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
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
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
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十輕
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脢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
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

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無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

外者人也

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
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脢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
足脢者不至行者足脢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脢
者不得繫者足脢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
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

三王異龜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瓦若玉

其記已亡

其繇後續

江使觸網

見留宋國

神能託夢

不衛其足

不澁其口

其對齷齪

其留宋園

其論指夢

其其甚注

其暗日六

其纏齷齪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

正義曰音仁

雞狗之聲相聞民各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

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纒

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索隱曰穀音谷唯反穀木名皮可為紙縑山中紵可以為布音盧紵音佇今山間野紵亦作苧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索隱曰南薑桂金錫

連徐廣曰音連丹沙犀瑋珠璣齒革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

州龍門縣碣石山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

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

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其下有鐵山上有鈔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著石其下

有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

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

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

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

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

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

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闢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

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奪予索隱曰予即與言貧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

望封於營丘地馮鹵徐廣曰馮音昔人民寡於是太公勸

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

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

富饒能冠帶天

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岳之
開斂祗而朝齊言趨利者也
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

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
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相

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

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

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

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

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

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

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

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

氏字文子其先皆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韋

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

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

耳計然曰知關則脩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

則萬貨之價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待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

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

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

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

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剛無利以物相質

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

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

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

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

號五霸范蠡既雲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

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

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篇又音符殄反國語云扁蠡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

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為鴟

夷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之陶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

齊之蓋范蠡也從之蓋范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為朱公索隱曰服虔云陶今定陶也朱公

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

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索隱曰韋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謂擇人而

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

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

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

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萬曆二十四年刊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徐廣曰子贛傳二公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

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曰饜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東

歸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

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

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漢書

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

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

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

水至卯積著率正義曰則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

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

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

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

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

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孔叢曰倚頓魯之第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

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倚頓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實擬上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倚氏故曰倚頓○索隱曰鹽音古按周禮

萬曆二十四年刊

鹽人云共苦鹽杜一春以為苦讀如鹽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
 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正義曰按荷氏蒲州縣也河
 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也中水
 上畔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瓦陸及
 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
 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
 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
 花鹽池中雨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其滴高
 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
 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坑濶一尺
 餘高二尺白色光
 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 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羸烏氏
 姓氏音支倮音魯可反○正義曰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

四十里 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繪物間獻遺戎王 徐廣曰間一
 倮名也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 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眾多之
 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

畜 索隱曰謂火土價
 之牛羊十倍也 畜至用谷量馬牛 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
 數○索隱曰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

清 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
 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 其先得丹穴 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
 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正義曰音子
 兒反言資財

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

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

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

傑諸侯疆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

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

萬曆二十四年刊

六

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

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奸

邪○正義曰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

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正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音古字獻孝

公徒櫟邑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曰櫟音藥即櫟陽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

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

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

巴蜀亦沃野地饒庖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

出鐵銅臨卽竹木之器南御滇棘棘僅西近邛笮笮馬旄牛

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轂其口徐廣曰在

隱曰言褒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故云縮轂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言以所多易其所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

其道正義曰要音翬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

眾不過什二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

都晉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

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

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

織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

三州蓋白北賈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種代石北也

翟所居萬曆二十四年刊

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程北賈於種代種代在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憊伎晉灼曰憊音慨伎音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憊伎索隱曰憊音與伎音真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

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羅羨音羊戰反奇羨謂時有餘衍其民羯羗不均徐廣曰羯音兒一音囚几反皆健羊名○索隱曰羯音已紇反羗音慈紀反言其方人姓若羊捷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

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椽音逐緣反陳椽猶經營馳逐也温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潞等州也北賈趙中山索隱曰温軹二縣名屬河內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正義曰洛州及定州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民俗懷急徐廣曰

急也音稍一作倮一作惠音翫索隱曰椎即椎則相隨椎剽倮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多

美物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躄徐廣曰跕音

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漳水邠鄆在其地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

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濮上

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也野王好氣任

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碣碣石在西北一都會也南通

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勅教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

萬曆二十四年刊

性之捷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
索隱曰隣一作臨

他並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索隱曰綰者綰統其要津則上

類此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云臨者謂却背之也正義曰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
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潤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

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

也其俗寬緩潤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

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上

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

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曰齷音則角頗有桑麻之

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買趨

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屬

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

宋一國陶睢陽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昔堯

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先

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

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夫

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

今荆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荆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

禹曆二十四年刊

貨殖列傳

九

故郢都

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

西通巫巴

正義曰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

東有雲

夢之饒

徐廣曰在華容

陳在楚夏之交

正義曰夏都許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

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

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秋慮音間徐即徐

戒故徐國也僅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

則清刻矜已諾

正義曰上音紀彭城以東東

海吳廣陵此東楚也

正義曰彭城徐州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

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

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

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

繒縣在沂州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也

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

漚二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

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

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正義曰

故邾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

九江

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

江南

爾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川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

豫章

正義曰今洪州也

長沙

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河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

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

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

徙壽春

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

亦一都會也而

合肥受南北潮

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

皮革鮑木輸會也

與閩中于越雜俗

徐廣曰在臨淮

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

涇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

徐廣曰鄱陽有之○正義曰括地云江州潯陽縣有

黃金山山出金

長沙出連錫然童董

正義曰音謹

物之所有取之不足

以更費

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

九疑

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

蒼梧以

南全儋耳者

正義曰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全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

馬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

正義曰番禺二音今廣州亦其一

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

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

夏人

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

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

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索隱曰鄖音雲○正義

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為狗狗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狗亦作郇與鄖相似也

東南

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

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

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

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凡鹹即出石鹽及地鹽

鹵領南

沙北

正義曰謂池漢之北也

固徃徃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

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

徐廣曰乃避反除草也○正義曰言風草

則草死而苗無損也釋除草也

果隋

徐廣曰地理志作麻○索隱曰隋音街大反麻音郎果反

蛤正義曰隋今為搖音同上古少字也羸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鯨民多採捕積聚搖

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脩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成羸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

不待賈而足

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

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

此皆

徐廣曰音紫皆麻苟且墮賴之謂也駟案應劭曰皆弱也晉灼曰羸病也○索隱曰羸音庾○正義曰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

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蚌之肉多疹毒之患也

偷生無積聚

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

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為積聚乃多貧也

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

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

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
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
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
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
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
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
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
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
借文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徐廣曰鶩一
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其

袂躡利屣

徐廣曰揄音史躡一作跣跣音
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

目挑

正義曰
田鳥反

心招出

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
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
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
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
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
沒於賂道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
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
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
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

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人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牧

養之給其利視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正義曰音律戶二百千戶之

君則二十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

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息二千

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四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四匹也漢書則云馬

蹄蹶千所記各異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澤中千

足羸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索隱曰陂音波漢書作陂音同○

正義曰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工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

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菽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仁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彥云菽梓木也可以為轅者安邑千

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巴南河

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

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干

畝厄茜徐廣曰厄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繪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千五百畝駟案韋

昭曰畦猶龍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

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

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

隱曰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

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

饒是錢財乃逐時爭刻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

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
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

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酤醢醋云酒酤醢醬干塊徐廣曰長頸罌○索隱曰塊音開江反醬干甌

徐廣曰大罌缶○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僮孟康曰僮石甕石甕受一石故云僮石一音都濫反

販穀糴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糴音掉也薪橐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摠積數長千丈

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橐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竹竿

萬个徐廣曰古賀反○正義曰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駟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上音遙說文云

輶小車也正義曰車一乘為一兩風俗通云箱轅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髹者千

枚徐廣曰髹音休漆也○正義曰顏云以漆物謂之髹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髹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髹

盤朱兩義並通也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

斤為石駟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躐千徐廣曰躐若弔反馬八膠音料○索隱曰埋蒼云尻骨謂八膠一曰夜蹄

小顏曰躐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及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躐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躐謂九躐通四三

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牛千足羊羸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

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紫細

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

○正義曰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答者厚之兒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

藥麴鹽豉千石徐廣曰或作合諸名有餗孫叔敖云餗瓦器受斗六升合為餗音貽鮓魚千斤漢書

萬曆二十四年刊

音義曰音如楚人言薺黃魚與鮪魚也○正義曰鮪音聲又音貽說文云鮪海魚也黃音齊禮反刀魚也

鮪千石鮪千徐廣曰鮪音鮪鮪魚也○正義曰鮪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鮪白也然鮪黃以斤論鮪鮪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鮪是愛好者鮪鮪

是雜者也徐云鮪膊魚也膊並各反謂破開中頰尾不相離為鮪謂之膊關者也此亦大魚為之者也

棗栗千石者正義曰謂三千石也言棗栗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等狐貂正義曰音彫裘千皮羔羊裘千

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子貸金

錢千貫節駟會徐廣曰駟音祖朗反馬會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會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會其餘利比千乘

家貪賈二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賈而賈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賈賤乃

得五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曰率音律佗雜業不中

什一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二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

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洵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

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

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

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跋駟案漢書音義

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珉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

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

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

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者也至僮千人田池射

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

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

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閒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齊正義曰音

色齊客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利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縣出鐵起富至巨

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逸有拾仰有取貫資行賈徧郡國

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刁丁避反姓名桀黠奴人之

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

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

母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語言其能使豪奴

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史人

姓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

趙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

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

在此諸國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曰上

林賦云西馳宣曲當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稅吏為督道倉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

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以藏也

音校穿地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

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

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正義曰音

也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

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

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

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

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

人能富若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

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詩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

藍視之果馬光景一疋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

軍旅齎貸子錢索隱曰齎音子權反貸假也音吐代反與人物云齎周禮注齎所給與也子錢家以

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

捐千金資索隱曰貸音吐代反其息什之一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

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

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異

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尤異者也一作淑又

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

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

萬曆二十四年刊

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

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織齋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

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掘冢

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曰

作稽正義曰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

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徐廣曰酒或作細駟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大官常以十月作沸湯而郅氏鼎食

劍名○索隱曰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酒削謂摩刀以

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曰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

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

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

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 工商是營 廢居善積

倚市邪贏 白圭富國 計然彊兵

倮參朝請 女築懷清 素封千戶

卓鄭齊名

二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二十九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索隱曰張晏云南方陽也

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曜於高辛則火正為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

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

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處之序及于賢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惣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當周宣王時失其

守而為司馬氏

正義曰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為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

索隱

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自是先代兼為史
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

周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

馬氏入少梁 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

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按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

時屬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 索隱曰何法盛晉書

及司馬氏 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徐廣曰正義曰在趙者何法盛

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 以傳劔論顯 服虔曰世善傳劔也蘇林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劔論與書也○索隱曰

服虔云善劔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博言手博論而知名也 荆贖

其後也 正義曰五旌反如淳云刺客傳之荆贖也 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

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蘇林曰郡守也 錯孫靳 徐廣曰一作靳

○索隱曰錯音七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

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 文穎曰趙孝成時 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

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為里李也 葬於華池 晉灼曰地名在鄠縣

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 靳孫昌昌為

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荆贖玄孫印為武信君將 徐廣曰張

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按晉譙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崩贖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印也 而狗朝歌諸

侯之相王王印於殷 索隱曰漢書云項羽封印為殷王 漢之伐楚印歸漢以

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 索隱曰漢書作毋澤並音亦 無澤為漢市長

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贖曰長安城無高門○索

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云高門原俗各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

萬曆二十四年刊

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如淳曰漢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註太史公武

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

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賈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

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

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

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

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為在丞相上耳○正義

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

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

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

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為長乃書談

及遷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

秩二百石然及韋昭柏譚之說皆非也以柏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受易於楊何徐廣曰習

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

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曰布內反顏云悖惑乃

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天下致

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

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

或有傳習省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駟案李

或有不省之耳大祥可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而衆忌

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詳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詳今此作

祥於義為疎○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而衆忌

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然其序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

徧循索隱曰徧音徧徧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

循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三

三

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

而善失真索隱曰制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

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

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音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為術也因

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

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

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

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

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尚賢絕聖弃智也釋此而任

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

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

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

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

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

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

行曰堂高二尺索隱曰自此已下韋士階二等茅茨不翦

正義曰屈蓋曰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櫟榱也食土簞徐廣

以茅覆屋正義曰採取為椽不刮削也

二十四年刊

曰一作溜駟案服虔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噉土刑糲梁之食糲音刺章昭曰糲糲也○索隱曰服虔云糲糲米也三倉云梁好粟也

○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飾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粗米也脫粟也梁粟也謂食脫粟之簋針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藿亦藿豆葉也夏日葛衣

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

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

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

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

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

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按禮視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

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

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

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

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曰無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

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

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

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

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

虛者道之常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因者君之綱也

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

羣臣並至使各自明

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徐廣曰音窾空也駟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索隱曰窾空也申子云窾言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其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

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

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

正義曰上胡本反混混者元氣神者之兒也

光耀天

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

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

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

具也

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

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

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徐廣

曰在馮翊夏陽縣駟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

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

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耕牧河山之陽

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

十歲則誦古文

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

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

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

山一名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箐山一

名玉箐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

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填承以

文玉覆以盤石其畫金簡青王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

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卧夢見羈谷男子自稱

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

帝之岳岩石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啓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

簡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又有一穴探不見底

闕九疑

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探

遠矣○正義曰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北涉汶泗正義曰兩

水出兗州東北而南歷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

曰鄒縣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名二危困鄆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

十二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鄉射之禮陳蕃子逸為薛彭城徐廣曰嶧音亦縣名又山也鄆音皮鄒鄆薛二

魯相改音皮帝未有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大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

其說則蕃改鄆鄆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鄆

國也音皮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

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

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犂

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不得與從事正義曰故發憤且

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

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

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

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

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

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

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劭之風達太王王季

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

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而諸

萬曆二十四年刊

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
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
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

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
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

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紬史記徐廣曰紬音抽○索隱曰如淳云抽徹
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

之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案石室金匱
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
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按遷年四十二歲 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則萬靈罔
不禋祀駟案韋昭曰告

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庚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
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血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

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
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自周

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
曰案

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
歲太史公此言略取於孟子而楊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
也以為為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
萬齡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二千歲
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且述作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
者蓋記註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
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

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

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

漢曆二十四年刊

十二年之中

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

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

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

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筆而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之誡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

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

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

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

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

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駟

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耳非字之誤也萬物之散聚皆在

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

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索隱曰弑

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徐廣曰一

云差以豪釐繆以千里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

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

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
 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為之而乃不知其義理則故陷於罪咎也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為臣下所干犯也一違犯禮義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
 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
 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
 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
 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
 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
 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
 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邵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大易卷之三

十

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

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

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

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按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二年乃七年也而大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

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索隱曰案請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

思也昔西伯拘姜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危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

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

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皆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訓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譽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

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

作五帝本紀第一

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

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

正義曰音薛也

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

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洹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

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

索隱曰豪即嶠之異音旅師旅

封嶠山軍旅之尸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

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鍊

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鍾鍊也○索隱曰鍊音

巨鍊也

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

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

徐廣

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

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

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

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霽

正義曰音殞

諸呂不台

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憚也○索隱曰案此

贊本韻則怡憚為是也

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

大臣洞疑

索隱曰洞是洞
達義共所疑

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

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

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

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

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

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

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

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

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

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

徐廣曰一作云也天漢序曰敬義
依霍庶幾云已○索隱曰踵繼也以

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
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
弱之原云以世相代
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三

三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
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七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
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扈推恩行義其
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
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

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律同性通王道故
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戶好鄭衛之音
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

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案古即古來也言此樂書以述自古已
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
聖教知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

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出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

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共械尤所重至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向矣太公

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公變作律書

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翫

忽索隱曰秦忽者忽文之微也翫者輟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翫恐衍字耳○正義曰翫匹通反今正曰匹沼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翫口出絲也言五家之文悖異索隱曰悖音反悖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悖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

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云峇應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

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索隱曰玩音五官反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

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詬親越吳國既滅嘉伯

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口肖矣徐廣曰肖音瘳瘳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口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瘳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呂尚之祖封於申申呂尚父微賤也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

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網繆也音亡又反

謂太公繆網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音武彪反言呂尚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番番黃髮

也案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爰饗營丘不背柯盟相公以昌

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云監解一作遷

嘉父之謀作齊大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

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且

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

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

禍亂索隱曰謂王噲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且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

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

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嘉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

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

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

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

傾不寧

索隱曰衛傾公也

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

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

封微子襄公傷於泓

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

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

虐

徐廣曰一二云偃宋剔成君生偃○索隱曰剔音湯

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大師作宋

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

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

卒滅

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

專權

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

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鬻作晉世家

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

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

正義曰楚莊王都陳

既赦鄭伯班師華

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

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

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

文身斷髮鼃鰓與處

索隱曰鼃

音元鰓

既守封禹

徐廣曰封禹山在武康縣南

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

種蠶嘉句踐夷蠻能脩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

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
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
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騮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為反佐文

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

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

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

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

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任周天子之職

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

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

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

時諸侯力事乎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雲蒸卒

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偵貴王

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

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

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

祖正義曰游楚王交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

王琅邪怵午正義曰謂祝午也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

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

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

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

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

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

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

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

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尼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負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

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

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

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

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

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臣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

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

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

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母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

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

傳第十

所以東攘

徐廣曰一作襄

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

列傳第十一

卷河山

徐廣曰一作施

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

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

蘇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典

衰

徐廣曰一作壞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大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邯鄲

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

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

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詭首遁○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詢屬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

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

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狗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

頗蘭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

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

傳第二十三

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

萬曆二十四年刊

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為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
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
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
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

徐廣曰堤塘之名也

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二分天下有
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
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

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

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

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斬

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

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

樂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表盎

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

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

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

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

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凟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

之間作吳王凟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榮

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

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

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

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

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

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曠職作南越

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驪人斬淠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索隱曰葆音保

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

漢曆二十四年刊

大史公傳序三

二十五

藩音普
舉反

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叩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為人稱長者壯有慨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符之間文辭繁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木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信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

能亦各有所長作倭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
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

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

無不能裁剪要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

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
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二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

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亂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數

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

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

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蓋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

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

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

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

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忽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

萬曆二十四年刊

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至於余乎欽

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

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

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

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殊禮樂

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

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律書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啟通變作八

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

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說運行無窮

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音紀言扶

各於當代不義倣儻之士能立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

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曰相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

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略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

隱曰漢書作補闕此作藝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

取勝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言以所撰

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藝也整齊百家

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

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

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

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侯後

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第七十

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奉李陵降匈奴故下遷獄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音義曰十篇缺有鈔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術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天下所得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無鄙也

索隱述贊曰 太史良才 寔纂先德 周遊歷覽

東西南北 事覈詞簡 是稱實錄 報任投書

申李下獄 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終 史記一百三十一

